

醫療從業人員生命裡，總會有個病人喚醒自己的初衷，而我在醫院見習所遇見的病人小好，讓我從和她的互動過程明白，聽不見的自己能如何溫柔地厚愛他人。

職能治療，是我大學所修習的醫學專業，在台灣分成生理、精神、小兒三大領域。輔導失能者轉銜就業的教授，曾在畢業前語重心長地對我們學生開口，就算是在意外事故失去四肢的個案，都有獲得一份工作的權力與資格。而如何讓脆弱的生命重新站起，協助障礙者以不同於身心健全者的方法，解決生活裡大大小小的困難，尋獲存活的生命價值與意義，正是職能治療師每日所操持的工作。

還記得在台大精神部門見習的第一天，指導老師走近身旁拍著我的肩，向在場的成年病友們介紹「各位，這是盧老師，待會的院外活動，他會跟著我們同行！」這時有個女孩走近，我開口問候「你好，我是盧老師，該怎麼稱呼妳呢？」女孩瞥眼後低下頭沒有說話。「她叫小好」在旁的前輩代為回覆，轉身便繼續忙碌。隨後的外出時間，我不斷探問「小好你喜歡什麼？我們去逛服飾店？還是去吃點心？」但女孩總是沉默，頂多點頭間或露出無奈神情，始終沒有任何應答。在我側身不注意時候，小好的雙手多半在空中揮舞，試圖往我這頭攫抓，卻又在意會自己行為的下刻，趕緊收手阻絕任何的碰觸。

「小好~看我這裡~」？「我的這個是『助、聽、器』，因為天生聽力不好，總聽不見大家的聲音，以前只能自己一個人不斷努力，因此好辛苦好辛苦。所以啊，如果妳有想說的話，還麻煩大聲開口，我才聽得清楚」「.....」  
「其實我們每個人，總有需要別人幫忙的地方。能跟我說說你的嗎？這樣我才能更瞭解你，在清楚你需求的同時，給予更多的支持，今天我們的出遊，也能更自在」「.....」正當我準備放棄話題，小好突然開口了「你知道

嗎？自閉症的我不喜歡說話。」「哎呀，那我剛才跟你說了好多好多話，會不會太失禮？」  
「嗯...不會...」

未料小好緩慢說著自己就讀的學校，說起是誰把她帶來醫院。說出那些回憶的同時，提及親人離世，小好卻沒有任何情緒，像是那樣的生離死別，離她的世界好遠好遠。「會難過嗎？」她搖著頭。於是從小好的敘述裡，我藉由傾聽者的角色，開始進入她的生命。那樣與整個世界的隔離感，讓我想起小王子童書所建構的星球。如果在紛繁的星星裡頭，也有屬於小好的世界，又會是怎樣的風景呢？我很難想像，卻不斷揣度。會有她喜歡的薰衣草跟點點花紋吧。而在院外活動的最後，當我揮手和眾人說再見，只見小好轉身回頭，在不遠處喊了句「謝謝你，盧老師」那刻的眼神交流，她的星球上，想也有了我的存在。和小好的互動讓學生時期的我明白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與脈絡，但很多時候我們卻最先看見對方的病症，而不是在疾病之後最真實的個體。就是因為我們只看見最表淺的症狀，未曾去傾聽同理，才讓我們社會對於精神疾患有著過多的恐懼與汙名。如果我只看見小好的手往我這頭揮舞攫抓，也許我會跟這社會多數的人同樣誤以為，小好是個具攻擊性的「神經病」，是整個社會的累贅亂源，要把她抓起來徹底殲滅。幸好因為自己是個聽障者，同為社會中少數的弱勢，也因為受過專業的職能治療教育，有機會用更多方法去誘導，進而傾聽屬於小好的生命故事，得已進入她那被整個社會的冷漠，所隔離的小小星球。臨床醫療許多決策，都需要醫療從業人員和病人之間的妥善溝通，以個案為中心的我們治療師常詢問病患，在這段復健歷程中渴望達成怎樣的目標，向他們伸手以圖一起努力。

以精神科為例，病人接受復健往常因為心理與精神的相關疾病，造成認知行為或情緒表

現的異於常人，導致未能做出和大眾相同的言行與職能活動，從而難以融入校園、職場甚至整個社區生活。所以在生活中四處碰壁的病人，前來求助於治療師的幫助。而在成人精神科的診間，常聽聞想進步到得以離院工作討生活的答案。還記得曾有精神專科醫師在講台，對我們這群新手治療師告誡，許多病人由於心智異常，口中所提的需求並非真實，需要我們專業的定奪與再三判斷。

但在和無數病人互動過程讓人發現，病患口中「找工作」三個字背後，其實深埋不同情緒溫度的故事等著我們傾聽。可能病人想找工作，是覺得現有生活屢遭拘束，尋求獨立生活的自由感是他的人生目標。也有病人想找工作，是心底有源源不絕的購物慾，想有足夠金錢買東西，以滿足對物質生活的享受。但在臨床也有病人開口說起，想找工作的原因在於，發現自己憂鬱症的病情讓父母倍受煎熬，希望能早點有工作能力卸下雙親重擔，完成為人子盡孝的本份。

但獨立生活的前提，找工作不一定是先決條件，可能要先訓練病患如何自我照護，大小如廁與使用衛浴的基本生活能力。面對源源不絕的購物慾，有時讓病患學習控制對慾望的衝動更是個好方法，從根本原因下手節制才能真正的對症下藥。面對著急求職想減輕雙親負擔的憂鬱症病人，透過活動團體引導他們思考盡孝其實有更多不同方法，也許父母想要的不是大富大貴，而是自己的孩子能夠健康快樂的長大，而如何讓自己求生的意志不被打到，也能寬慰父母長久以來的辛勞。別讓病人拿急著想康復的心情，在停滯的現況變成壓力而擊垮自己，反到丟失逐漸復原的大好機會。

面對具備相同需求人事物，試圖釐清背後的不同成因，去分析判斷並引導生命找到出路，正是醫療中的所有以致全部。其實記憶中那位精神專科醫師說錯了！精神科所接觸的各式病人，口中所有一切都是真實的，只是可能他們設定的目標與現有能力的比較，過於艱

難而如天方夜譚。又或是病人身處思緒的泥沼中糾結，只消醫者適當的指引協助，方能從紛亂如麻的夢魘中脫逃。但深究精神科病患種種對生理、對感情、對自我實現的需求，和常人究竟又有多少或多大的不同？不正和一般人都有著相同渴望，和我們都同樣渴望著被愛，同樣渴望著幸福？

「如何讓脆弱的生命重新站起，協助障礙者以不同於身心健全者的方法，解決生活裡大大小小的困難，尋獲存活的生命價值與意義，正是職能治療師每日所操持的工作。」教授曾經的教誨言猶在耳，無論是難以進行穩定人際社交互動，甚至出現反覆固著行為，導致被他人異樣眼光看待而難以融入社會的小好，又或是被找工作的焦慮感壓得喘不過氣，以致引發憂鬱症狀低潮的病人，這些身心障礙者生活所面臨的困難，不正和我們身邊大大小小的人物沒什麼不同？我們都各自馱負著生命的重量，只是在不遠處有些人的身心靈創傷與疼痛太大，需要這社會中其他人的支持與撫慰，需要我們所有人的友善與同理心，去為這國家建構更好的將來。

台灣，是個美好國家，哪管這社會經歷各式價值主義亦或意識形態的分裂與對立，年輕一輩也總嘲弄這是個毫無希望的「鬼島」，但是站在這小小島嶼，總有一個又一個的小人物，在生活中堅持著而不放棄。無論是為了體貼父母而跟疾病抗衡的憂鬱症病人，又或是在這社會角落協助一個又一個的身心障礙者，尋找自我生命價值與意義的治療師，甚至在那些我們看不見或不曾關注的地方，有社福團體為了普世人權的捍衛而走上街頭倡議，有關心人民生活疾苦而勤於問政的立法者，力圖和失靈的國家機器相互分庭抗禮。真實世界對於身心障礙者仍然有令人傷痛的歧視與輕賤，層出不窮的惡意言行與暴力就在我們身邊，但還有這些對於弱勢身心障礙者的關心，建構友善社會遠景的「希望」永遠常在。

哪管今後要在炎涼世道打滾多年，我想我永

遠會記得身為菜鳥見習生的那天，某次院外活動解散小好轉身回眸，開口所留下的「謝謝你，盧老師」這句話，跟著太年輕的我就此長大。原來願意去傾聽一個人的生命，試圖理解感同身受，正是你我今生所能給予最大的愛。而如何溫柔善待他人，在看似天方夜譚的艱難中尋求希望，正是職能治療師身為醫療從業人員這志業的真正價值。建構友善國度需要的，不是達官顯要的作秀辭令，而是我們每一個小人物，都能在自己生活中對於弱勢的支持關心與願意看見。而走在這條路上的我還是學生，卻在心底開始明白假若再遇見下個病人，自己仍將以滿心的欣喜，牽起他或她的手，走進那一個又一個，與這世界相異卻仍多彩的小小星球。

